

海外“女插队”

10

女名云风 大观系列

李晶霞 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风云名女系列大观

海外女“插队”

李晶霞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风云名女系列大观—海外女插队

编著:李晶霞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9.2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80049-373-3/G·462 定价: 全套: 64.00 元
本册: 6.40 元

目 录

§ 1	逃婚异乡的中国小姐 起娜	(1)
§ 2	美籍华裔灿灿明星 陈香梅	(58)
§ 3	东方歌舞团的台柱明星 朱明瑛	(67)
§ 4	一个旅越的革命家女儿 邓金娜	(73)
§ 5	演“陕北大嫂”的留洋女 罗燕	(83)
§ 6	一个在澳洲学神学的中国女作家 张擎	(90)
§ 7	美国华裔金牌“磁娃娃” 陈婷婷	(110)
§ 8	天际独徘徊的词坛女杰 吕碧城	(116)
§ 9	在美国砸“世界”的“铁榔头” 郎平	(128)
§ 10	在东南亚卖唱的中国歌星 陆小琴	(152)
§ 11	一举成名的华裔女作家 包柏漪	(157)
§ 12	你不了解的忧郁女人 斯琴高娃	(167)
§ 13	随美国丈夫飞到洛杉矶的舞蹈演员 艾薇 ...	(175)
§ 14	早晨的明星 宗毓华	(185)
§ 15	酸甜苦辣闯影城的“小花” 陈冲	(191)
§ 16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周励	(207)
§ 17	《全球瞭望》节目主持人 张雯	(236)
§ 18	美国第一位华裔女市长 陈·李婉若	(244)

逃婚异乡的中国小姐

—— 起娜

富翁用足够的金钱获得了她需要的一切后，她还需要什么呢？名吗？利吗？人除了这两样还需求什么？

印度洋上的季风带着丝丝的凉意，又不知不觉地吹到了东非海岸。那些婆娑起舞的椰子树，好像比谁都敏感，比谁都柔弱，那丝绸似的翠丽的叶子，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淡黄色，变成了焦黄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没有人去留意，也没有人会感到生活的异样。因为赤道上的烈日仍然那么强烈，仍然那样撒野的将浊浊热浪送到这块黑色的大洲上。

“咔嚓！沙”“起那小姐”的别墅周围的椰子林里，又不断响起这种声音。这声音听起来也许有些凄惨，就像是一种揪心的哀鸣，她听了心里总有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使她坐卧不安，心绪烦乱。难道老女人的心竟这般脆弱，甚至经不起风吹草动！其实，这也并不是什么不祥之兆，有些植物花开花落，或者叶生叶落，是大自然新陈代谢的规律，一年一次。尽管人们都说，这里没有春夏秋冬的节气之分，常年如夏，可是细心的人们都知道，秋天又悄然来临了！听“咔嚓，沙”又一柄金色的叶子从轩昂的高大的树干上飘落到沙地上。这是秋的脚步，秋的声音，秋的象征。只不过，这里的秋来的悄然，来的让人不知不觉，来的独特，并不像东方中国的秋天那么鲜明，那么壮丽。但秋天毕竟是来了，用当地长老的话说，那是好心的风婆婆把椰树姑娘穿得变黄了的“康噶”脱了下来，使她永远保持着青春的绿韵。

可是，起那小姐每当听到这声音，就像是想起了什么，失落了什么，又像在寻找着总也没有找到的什么……

人们说，富翁有足够的金钱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她还需要什么呢？名吗？利吗？人除了这两样还需求什么？她是东非海岸享有盛名的千金小姐，不管是当地的黑人，还是那些来自欧洲的白种商人，都亲切地称她“起那小姐”。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尊称，谁不知道“起那小姐”就是“中国小姐”的意思啊！提

到利，她有有的是钱。她有一座规模不小的“起那小姐蔬菜公司”，还在闹市区开着“胶州酒家”。华丽的小汽车，舒适的小别墅，应有尽有。她已是50多岁的人了，有儿有孙，只是还不曾结婚。登门求婚的美男子有欧洲白人，有非洲黑人，还有巴基斯坦人，印度人、日本人。这些人的求婚从来就没有休止过，但是她都婉言谢绝了……

她又从别墅里出来，不坐车，也不用人陪，总是独自徒步踏着落霞向海边走去。她不爱看那些欧洲少男少女在海面上滑坡冲浪的赤身露体，也不爱听沙滩上椰树下男女调情狂荡的笑声，更讨厌那些有钱的欧洲人往海里投钱让那些不懂事的黑孩子跳水争抢而为此取乐的情景。她拐了一个弯儿，径直朝“望海礁”走去，向那和她的生活与回忆联系在一起“望海礁”走去。

那是块陡峭巍立的大礁石，像奇离古怪的小山，依陆临海，十分险要。临海的礁壁下，水是黑色的，不知为什么浪永远很大，汹涌的波涛，有节奏地狂击着礁石，不住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好象要把整个礁石吞掉。礁壁上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水鸟。在落霞中尖叫着飞来飞去，象是在各自寻唤着自己的伴侣，各自在找着自己的归宿。那叫声好象不是它们的哀号悲鸣，而是一种人类难以理喻的鸟的欢聚快乐的歌声！

她沿着那条通往礁顶的又窄又脏的小道，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登到了最高处，挺身在大洋之上，仿佛乘上了一艘远航的巨轮，在进行着一次历史性的人生旅程。她觉得十分惬意。纵目东眺，面前是浩浩茫茫一望无际的印度洋上的波涛，眼下是落霞粼粼的水面，象金缎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一会儿是酱紫色的，一会儿又变得蓝莹莹的，真是千娇百媚，绚丽壮观！可她象是在倾情欣赏海景，象是在海面上寻找着什么，她寻

找什么呢？在大海里寻找生活希望的光芒！这海面还会有什么呢？据说，晴朗的上午在这里碰巧了可以看到海市蜃楼，传说象中国故宫一样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典雅、雄伟、壮观，看得最清晰真切的是“正阳门”。可是，人们只看见过一次。这都是她在“胶州酒家”里听几位欧洲旅行家说的（她很爱这个她精心经营起来的酒店，因为从这里她可以得到很多她所需要的世界各方面难得的信息）。可她来看过不下一千次，一次也没有如愿。可又听说，海市蜃楼这玩意儿，如果真的存心要看到它，那是看不到的，它往往出现在人们的不意之中。这有点象捉弄人的魔幻。她不信，她怀疑是那些旅行家酒兴之中讨她的好。这回她肯定不是来看什么海市蜃楼的，因为这是黄昏，黄昏时看海能看到什么呢？也许，这是中国人的老习惯，企盼往往都是在黄昏，黄昏是“万物所归”，更何况是秋天的黄昏了。据说，黄昏是一种神韵，她常常爱在这个时候望着深蓝色的大海，大海里也时常出现吉吉憨厚的笑容。她想象着他的言谈话语和每一个动作，直到她仿佛能在她的心版上描绘出他的肖像，那颗期望的心，也能记住他那朴实的脸上的每一根线条，在这样的思慕的幻觉中，她可以看到吉吉的脸庞，这对她真是一种又悲惨又凄凉的快乐！可她的亲人在哪里呢？

轮船靠岸了，海鸟归巢了，有什么可看的呢！不知什么时候从浪谷里跃出一根圆木头在水里滚动。远看那样子，使她想起故乡织鱼网的木梭子。这是当地渔民用原树挖心抠成的一只独木船。这种小船只能在近海捕鱼，看来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到深海里去而迟归了。这样的渔夫是可敬的。这使她想起在故乡和吉吉一起划着小舢舨去钓针量鱼的情景。他们把好多好多“小船”，用线连起来，放到深水里去，每只小船下都有一根钓线，每根钓线上都拴了钩和浮子，他们在离钓线不远处

的船舱里探着头观察着水的浮子和鱼儿咬钩的动静，只要浮子时隐时现那“小船”就晃来晃去，准是鱼儿上钩了。他们会兴高采烈地拖一串鱼儿上岸，每只钩上都有一条青亮亮的针量鱼。好象她也不是在看这只滑稽冒险的独木船，象是在看水，海面上除了闪金烁银的水波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可看的，可是她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好象是在寻找着什么。噢！她是在看一道水线，一道亮亮的水线，中国渔民都管它叫做“海流了”，这是水最深的地方。亮亮的，象是水上的一条用碎银子铺成的路。只是在黄昏霞光变得很柔和暗淡的时候，才看得清晰、真着。那些巨轮大船都要从这样的水路上开进海港的。她高兴了，好象失去一件宝贵的东西找到了一条线索，由此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希望，她立时变得象个快活的少女！

她经常立在这里，就像一尊企盼的石像那样立着，向着海洋，苦然微笑。她记得，吉吉叫她尽管可以怀疑星星不是一团火，怀疑太阳不会动，可以永远不必怀疑他对她的爱。她总觉得前面海上有一只美好的不平凡的红帆正向她驶来，她在等待着，苦盼着。

这些天，她又有些反常，因为她又从“胶州酒家”喝酒的外国记者嘴里探听到一个可喜的消息。他们在酒兴中透露，最近中国的远洋客轮要开到这里，还说要有一大批中国人来修建一条铁路。她听到“中国船”、“中国人”感到亲切极了！沉睡在她心底里 30 多年那爱的火苗又莫名其妙地燃烧起来，以致使她食欲欠佳，睡不成眠，天天都要到这里顺着那条亮亮的银子一样的水路眺望着。中国船是不是来了，中国人是不是来了……

逃婚途中

1946年的一个寒夜，一艘远洋货轮响了几声汽笛，从青岛港平稳地起航了，冲破胶州湾淤黑色的浪涛，向公海驶去。船员们起锚、拉缆绳、整理信号旗，大忙一阵之后，都到船舱里休息去了，谁也没留意轮船货舱角落的黑影里还团缩着一个女子，在忍声哭泣。

她是在起航前半小时溜到这艘轮船上的。从舱口挂在桅杆上那盏昏黄的马灯微光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她是个新娘子，身上还穿着新嫁装。她是逃婚逃到这艘轮船上的。

不通情理的父母只容她读了三年书，就逼她嫁给“瑞福祥”丝绸店里的老板做三姨太。她舍命不嫁，但父命难违，只好上了花轿。她乘当晚酒宴正兴的时候，瞅空从窗口逃出虎口，直奔海边。她知道她真心爱着的吉吉哥就在码头那艘大货轮上，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摸黑上了船。一上船她躲进了货舱。当她缓过气来刚想找吉吉哥的时候，货船起航了。但她并没有感到怕，倒觉得平安了，婆家就是发现了也追不上她了。可是，她摸黑从船舱里出来，偷偷地悄声找遍了船上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吉吉哥哥的影儿。大概是过了一天一夜，他偶尔从船员的说笑中得知，吉吉哥为了搭救她漏航了。

她急哭了，却又大气不敢出一口。自打吉吉哥到大货轮上当了船员以后，她总盼望能到大船上看看是什么样儿，听说舵楼子就像一座小洋楼那么大，那机舱就像一个小工厂，有两部发动机，一部跑着，另一部歇着，交替着运转，就是一气跑上几个月都没事儿。那船舱就更甭说了，大得能装万吨货。万吨货是多少，一座不小的山！她出海打渔坐的都是小舢舨，在大海里就像一片小树叶儿。她早就想让吉吉哥带她到大轮船上开

开眼，可总也没有机会。今天她真得来到船上，而且闯进了大船舱，吉吉哥却不在身边。她独自一人，担惊受怕。天知道，这船要把她载到哪里！在毫无办法的时候，她也想开了，跑万里，总有个靠岸的时候，随你载吧，反正跑不出大海去，更跑不出天边去！可就怪了，这船好像有意地在捉弄她似的，跑了几天天几夜，总也不见岸，而且好像进入了一个什么大海洋。风狂了，浪大了。这么大的轮船都像个喝多了酒的醉汉似的，东摇西晃。也许她在小舢舨上的生活经历使她没有晕船。不知什么时候，轮船变得平稳了，她像是在过一个什么海峡，隐约可以看到两边的楼房建筑，而后又是水连天，天连水，什么也看不见了。饿了，她吃舱里的食品，要不夜里就溜进厨房偷饭吃。困了，就躺在船舱里的布匹绸缎上睡觉，谁也难以发现她。就这样，她一天天熬着，一夜夜盼着。她不敢露面，更不敢上甲板，只能躲在底舱里，从那个瓶子底大小的圆形玻璃窥视孔看到一小块天和一小片水。看不到船只，只能看到从船头溅起的浪花里飞起的一只只小飞鱼。她发觉轮船又进了一个大洋，在这里海鸥都飞不动了，直围着轮船飞来飞去，累得直点头。有的落在船头上，有的几次没落住就累得失去控制掉进了海里，被卷进了黑色的浪谷。大概轮船驶进了一个很深的海，水蓝得发黑，常常会看到一个像小山似的忽隐忽现的黑乎乎的东西，可能那是大鱼群跃出水时露出来的脊背吧！最让人开心的事就有一次，也是轮船驶进这深海洋里，突然在不远处有什么东西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那腾起四溅的水花，在阳光下银鳞多彩，耀目好看。但听到船舱的甲板像是乱了营，急促的脚步声，嘈杂声，乱了好一阵子，好像听说遇上什么大鲸鱼了。只听涌浪冲击着船帮啪啪直响，只觉轮船晃了几晃，好像绕了一个弯儿，又继续前行，那个瓶底大的玻璃窥视孔里什么也没有

了，又是茫茫一片水，又是蓝蓝的一块天，天上飘着几朵凝重的白云。

大概是日头出了七七四十九次，也落了七七四十九次，还是在一个黑沉沉的夜里，轮船终于靠岸了。到哪里了，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在黑夜中她看不出来。只有码头上那些闪烁烁五颜六色的灯光，使她眼花缭乱，像是进了一个夜花园。她在船上乱过一阵子又处于平静的时候，摸黑溜上了岸。在心慌意乱中，她尽量躲开那些奇异的灯光，顺着海边无目的地走着，她觉得自己就像海洋里的一滴水，在出去找另一滴水的时候，结果却在茫茫大海里失掉了自己，在寻找吉吉哥的时候，却连自己也迷失了。

可是“罗色岛”

她觉得身上热乎乎的，热得难受，脸被烤得生疼，可就是睁不开眼。她一个多月没好好地睡过觉了，尽管在轮船上身下垫的是绸缎布匹，但那些哗哗的水声和船的摇晃，使她从心里产生一种恐怖感，她在恐惧中，心是发抖的，神经紧绷着，总是睡不睡，醒不醒，像是得了一场大病，难以打起精神来。

可是，她躺在地上，睡得这么踏实，这么安稳。都说树木花草离不开土地，人身也离不了土地，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怪不得人们说，飘洋过海都要带个小布袋，里头装上故乡的土，可以不晕船，晕了就捏一丁点放在水杯里喝了就不晕了，这可能是真的。可她没有想到这一点，也没顾上想这些，她是逃出来的。她也不晕船，从小是在海边长大的，童年是在小船上和菜园里度过的。

忽然，她觉得一阵清凉凉的，就像一条清凌凌的小溪，顺着她干渴的嗓子眼流进她焦灼的心田里，顿觉爽快极了！她好

象清醒了，意识到自己是从一个漫长的梦里醒来了。可是，睁了儿睁眼，却没睁开，好象有股强烈的光剧烈地刺激着她的眼。她又用力睁了睁，终于睁开了眼，一看是那强烈的阳光刺激着她的眼，象火一样烤灼着她。她坐起来，揉了揉眼睛，觉得自己还象在梦中一样，恍恍惚惚。明明她身上还穿着红缎子棉嫁装，天怎么会这么热呢！再看看四周，一片葱绿，自己是躺在一丛仙人掌前的沙地上睡了一觉。

周围的景色中带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敌意，一种冷峻、无情、阴沉沉的压力紧随着她，象墙一般坚实，烟一般难以捉摸。

面前完全是一派奇光异景。在她印象里的仙人掌是长在花盆里的盆景，一根根象少女纤细的手指，可眼前的仙人掌，一丛丛，有两人多高，有的还长成巨树，昂首长空，有扁的，有圆的。圆的象柱子；扁的独枝劲挺，象一柄锋利的绿色长剑，带着一种神韵肃然而立。那些粗壮的葱绿的香蕉棵子，垂挂着一大盘一大盘金黄的香蕉；有几棵不大的挺直的小树，有一大截子是被簇拥着的绿中带黄的瓜紧紧地拥抱着，象香瓜似的，越靠下的瓜越黄，越大。在她的印象里，瓜都是长在地下的，怎么这里的瓜会长在树上呢，怪事儿！

再往远处看看，有棵树真怪，开满了象铜钱一样的花，而没有一片叶子；另一棵树为什么垂挂的大豆角结得象棒槌大……

她感到很奇怪，这里的太阳好象很古老，是炎热的太阳，是个离地球很近的大火球。风，好象也不一样，带着热气在椰梢上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徐徐低语。她怀疑自己是走进了一个童话的世界，还是步入了世外仙境，是不是象夏娃一样落入了伊甸园。她听说过，伊甸园里就是长着许多树，那些树长得令人赏心悦目，结的果子甘美可口。园中有一棵生命之树和一棵

辨别善恶之树，吃了辨别善恶之树的果子会招致死亡。她又饿又渴，却辩不清哪是“禁果”，她不敢吃。但饥饿又促使她什么也顾不上了，甘愿受上帝惩罚。她便伸手摘了一个金黄的熟透了的大香蕉，她不知伊甸园里的“禁果”，是不是这个样子，就大口吃起来，觉得清香甘甜，好吃极了，她的精神顿然振奋起来。她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也不是在伊甸园里，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世界上，她吃的也不是什么“禁果”，分明是爽口清甜的水果！可这是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听人说过的海南岛呢，说是那里有香蕉，多得可以当饭吃。

这时，她隐隐约约听到不远处的椰子林里，传来了一阵阵“呱噢！”的叫声，她害怕极了！此刻，她便想起了吉吉哥在海边讲过的至今想起来都令她毛骨悚然的可怕的故事。

1858年秋，有一只叫“圣保罗”号的法国轮船，由香港起程向南美洲开去。船上有十一个欧洲籍船员和三百名华工。在航程中，“圣保罗”号由于偏离航线而触礁沉没，船上的人为了逃生而登上了一个叫罗色岛的小海岛。船长带着十名欧洲籍船员乘救生艇到了附近海域去找“捕海参船”求援。船员们刚走不久，从树林里就冲出一大群土人，手握长矛和弓箭，站在一定距离外停止不前。三百华工在海滩上挤成一团，双方对峙一会儿，土人们便一声呼啸向森林退了回去。第四天黎明，土人们又冲出了大森林，但奇怪地是，他们不带武器，却拿来了许多食物，请华工们美餐了一顿，然后打着手势让华工们上他们准备的独木舟迁到附近的另一个岛上。来到新岛，华工们便三四个人一组被关在木棚里，全失去了自由。一天清晨，一群土人渡海来到这个小岛上。一个土人首领把华工们巡视了一遍，然后用长矛照着较胖的华工刺去，当时被他刺死了十人左右。然后当着华工们的面，把尸体用小斧砍成小块烧烤，大吃

起来。十几天后，只剩下了三个瘦骨如柴的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因为瘦才幸免一死，但却当了苦工。1865年的一天，一艘英国轮船“蓝种”号停泊在这个小岛附近。土人们纷纷驾木舟登船交易。交易后，土人们下船离去却又一阵叫喊，纷纷把小船划了回来。原来是遗漏了一个“伙伴”在轮船上，船长找到了那个“伙伴”，但他却无论如何不肯下船。这时，船长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土人，而是东方的亚细亚人，于是，船长就用一把新斧交换了这个“土人”，土人们非常满意，片刻之后，又把另一个“土人”送来，这次交换的代价是一只小铁皮箱。船到澳洲，经当地华人翻译，才把这一惨绝人寰的史实公布于众。

她越想越害怕，自己流落到这里是不是罗色岛，这可怕的叫声是不是就是那些凶残的土人？

落泊黑人国

远处的森林郁郁苍苍。那高达六十多米的大树，笔直地挺立着，确有“昂首天外”的雄姿；那树根虬结落叶遍地的奇景，呈现出一派迷离怪异的色调。她忽然发现远处草丛中，依稀可见象古堡，似坟堆的奇奇怪怪的黑色小山。从小就听说非洲有金字塔，这可不象是金字塔，是些用极细的黑泥堆成的。高的高到好几米，顶端象锥子一样尖，显得十分精巧。这是什么蹊跷玩艺儿？噢，可能是这里特有的蚂蚁山。这里的蚂蚁也不寻常，很大，很凶，时常依着一棵树桩子做梁架，一点一点衔着细泥顺着树桩往上垒，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千千万万蚂蚁凭着惊人的毅力，从地壳深处叨着泥，无休止地垒着，终于垒成了这些令人惊叹的蚂蚁山！有的美国人骂非洲人是黑蚂蚁。非洲的蚂蚁能垒成山，这是了不起的。见此，她好象受到了很大启示！

她在慨叹中，忽然发现了不远处的蚂蚁山后面闪出了黑乎乎的东西，吓了一跳。她从草缝里仔细望去，是个人！是个黑人！是个黑黑的孩子，皮肤黑得油亮，象漆过的金属；细黑卷曲的短发，结成稠密的螺丝球，远远看去，象个小绒球；脸盘黑得放光，明亮的大眼，厚厚的嘴唇，光臂赤脚，下身只围了一片破旧的黑布。他一手托着一只打开的椰子，一手扶着插在沙地上的长刀跪着，有点胆怯的从树缝里偷看着她。当他看到她已经醒来，而且发现了他的时候，他把那只椰子放在沙地上，拔出长刀，猫腰从草丛里溜走了。

她带着无比恐惧的心情，走过去一看，沙窝上打开的椰子壳里盛着清凌凌的椰子水。这时她才觉得，自己的嘴唇是甜甜的，想必就是他给自己喝了椰子水才清醒过来的吧！人们常说，走在路上碰见了你不认识的怪物，正是你幸运的开始。这话也许是真的。她真想追上他问问，他是什么人，怎么是黑的，他是干什么？可是，他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她不知道自己流落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她感到孤独，害怕，真想立刻去找那只船，她真想告诉他们，也许他们会理解她、同情她的。她怎么会跑到这个可怕的地方呢！她走出不远，听到前方椰子林里传出阵阵嘻嘻哈哈少女清脆的欢笑声，不由地一阵心喜。她躲避在草丛偷偷一瞧，是三个黑姑娘，不由一惊。她细细地看去，她们脸是黑的，手臂是黑的，腿脚也是黑的，而且黑得油光闪亮。她们都有一对明丽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向外卷着，眼神里带着纯朴的笑意，美丽而逗人！一样的厚嘴唇，一样洁白的牙齿，耳朵上都带着闪闪晃晃的大耳环，手上都带着银镯子。她们身裹大花“康噶”（一种非洲女人的服饰，用整块布制成，可以从头裹到脚），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最好看的是走在前面年龄最小身裹红康噶的姑娘。她的

面颊上是两条直线花纹，很可能是表示自己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中间那个姑娘显得很精明，那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灼灼逼人，在眼角和太阳穴之间，有一排细线花纹，大概是表示自己慧眼可以识破一切邪恶。走在最后的一个后背有一道长长的刀形印迹，这是忠诚的标志，意思是若背着丈夫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总有一天会受到刀劈的惩罚。不难看出，这里的女人，都是以纹身为美。

她们头上都顶的着个陶瓷罐子，唯独走在前面的小姑娘顶的是亮亮的圆球似的铜罐，摇摇摆摆，扭动着腰肢，走得很轻，走得很快，象是翩翩起舞。

这是些什么人！是不是自己落在黑人国里了。小时候听人说过黑人国里可怕的故事，出现在脑海里。她想，要是吉吉哥哥在身边多好，不管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害怕。她和吉吉哥有一次出海去钓针量鱼，遇上了风暴，不是被飘到“美人岛”上去了吗！可那上头没有一个人，是个孤岛。她曾想，要是和吉吉哥离群索居在这里过平平静静的生活多好啊！可眼下吉吉哥在哪里？她的心紧缩起来，躲在一丛香蕉棵里，没敢吱声，两只惊恐的大眼，久久地盯着那三个花纱飘指的黑姑娘。她看清了，她们顶在头上的那是水罐，走在前头身裹红“康噶”的小姑娘头上顶的铜罐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就象戴着一顶十分华贵的皇冠。这神奇的皇冠，闪动在翠波绿浪里，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远处的那片椰子林里了。

她害怕极了，含着泪在海边奔跑着，呼唤着，寻找着。原来她是那么怕见到船上的人，现在她又是那么想见到船上的人！海边很静，她害怕极了，便躲在一块大礁石旁，眼看着那只载她来的轮船甩下一股黑烟已经离开码头开走了。她哭了，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她被遗留在这里了。她看了看停在